

The Little Sister

小妹妹

美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马星安 译

Raymond
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 侦探小说

王霞文 译



小妹妹

The Little Sister

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
易萃雯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妹妹 / (美) 钱德勒著; 易萃雯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80225-434-3

I. 小… II. ①钱…②易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5060号

The Little Sister

By Raymond Chandler

Copyright© 1949 Raymond Chandler, First published by Hamish Hamilton 1949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ymond Chandler Limited, a Chorion group compan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 2008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6-0338



小妹妹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; 易萃雯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 熊娉婷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初旭东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30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135千字

版 次: 2008年3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434-3

定 价: 23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雷蒙德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 1888-1959

关于钱德勒

阿城

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。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，便知道我在说什么。

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，有个道德约定，或说是默契，即不可泄露天机。天机泄露，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。天机，也就是答案，是肉身的诱惑，是智力的挑战，是阅读的张力。

不过天机一旦精彩，下一个天机，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人，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。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。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，即读其文即可，作者怎样，无足论。以作者论其文，或作者论，为昨日旧套。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。这是有意的忽略，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，或不如说，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，有洁癖。

但钱德勒是一个例外，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，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，更不要说钱德勒小说都翻拍过电影。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，亦无不可，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。我

前面的天机说，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。

雷蒙德·钱德勒(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)，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，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(La Jolla)的斯克瑞普斯诊所(Scripps Clinics)，死因是酗酒及肺炎。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·格林(Helga Greene)与他的秘书琼·弗莱卡丝(Jean Fracasse)兴讼争夺他的遗产，据《钱德勒论文集》的作者弗兰克·麦克桑恩(Frank MacSchane)指出，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，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(Mount Hope Cemetery)。

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，唯酗酒，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，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。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，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，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。

1900年秋天，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(Dulwich College)。五年之后，去巴黎学法语。再一年后，去德国学语言。隔年春天回到英国，入英国籍，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，谋得海军的一份工作。这是1907年的事，隔年冬天，钱德勒20岁，他的第一篇诗作*The Unknown Love*发表。

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，家人震惊。此后两年内，钱德勒试过新闻业，发表过评介，均不成功。

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，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。1912年，钱德勒返回美国，最后在洛杉矶落脚，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。省吃俭用的日子里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。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，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。

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，听音乐、朗诵诗，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(Julian Pascal)夫妇。

帕斯卡的妻子西西(Cissy Pascal)“性感、世故、机智、自信，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”。西西当过模特儿，好裸身做家事，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，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因英国国籍，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，抵达英国利物浦，加入皇家空军，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。钱德勒后来写道，不

用值班时，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。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，因世界大战而酗酒。

1918年停战之后，钱德勒重返洛杉矶。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，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，结果，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，又结果，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，而是18岁。

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（Signal Hill）的德布利石油财团（Debney Oil Syndicate）的副总裁，但因酗酒、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。

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（pulp fiction）。1933年，第一个短篇《勒索者不开枪》（*Blackmailers Don't Shoot*）被《黑面具》（*Black Mask*）杂志发表。

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，说他想要寻找“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，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，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。”

他做到了。1939年，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《长眠不醒》（*The Big Sleep*）出版，大卖。加缪、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。

这之后，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。到他去世，留有七部长篇。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角色，侦探马洛（Philip Marlowe）。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，是案件引人，侦探则是超人，例如福尔摩斯，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，突出的是性格，案件，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。这种硬汉，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。去年，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《漫长的告别》（*The Long Goodbye*）。《漫长的告别》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·坡奖。村上版《漫长的告别》首印数为10万册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“钱德勒读书节”。村上在后记中将《漫长的告别》定义为“准经典小说”，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。

钱德勒的侦探小说，读者（包括我）会一再阅读它们，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。

小说成功后，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，与比利·怀尔德（Billy Wilder）一起将詹姆斯·凯恩（James M. Cain）的小说《双重赔偿》（*Double Indemnity*）剧本化（1944年），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《蓝色大丽花》（*The Blue Dahlia*, 1946）。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《火车怪客》剧本，不过

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。

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，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，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，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，例如黑色电影（Ffilm Noir）。在欧洲，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，比如戈达尔（Jean-Luc Godard）的《断了气》（*Breathless*, 1959）和特吕弗（Francois Truffaut）的《刺杀钢琴师》（*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*, 1960）。

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，1954年，钱德勒正在写《漫长的告别》（*The Long Goodbye*, 1954年爱伦·坡奖最佳长篇小说），西西久病后去世，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。1955年，钱德勒试图自杀。最终，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，上个世纪，1959年，钱德勒逝世。

1955年，钱德勒的作品被收入权威的《美国文库》中，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，似只有钱德勒。

1995年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，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、最佳侦探。结果雷蒙德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·马洛拿下双料冠军。

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。

1

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，有几个斑驳的黑漆字：“菲利普·马洛——私家侦探”。这扇颓败的门立在一条同样颓败的走廊尽头。这幢建筑在以瓷砖浴室为文明代表的年代里还算是新的。门是锁着的，但旁边写了同样几个字的那扇可没上锁。请进——这里除了我和一只绿头大苍蝇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，如果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那就别进来了。

这是个晴朗明亮的夏日早晨，就像加州初春时节大雾未起之前的天气。雨已经停了，群山仍旧一片青碧，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，可以看到高山上的白雪。毛皮店在为他们的年度甩卖大肆宣传；专门提供十六岁处女的电话妓院生意兴隆；贝弗利山上的兰花则含苞欲放。

我已经盯了那只绿头大苍蝇五分钟之久，等着它落下来。它可不

想停下，它只想哼着《丑角》^①的前奏翩翩起舞。我手中的苍蝇拍停在半空，随时准备拍过去。一道阳光落在书桌的角上，留下一块光斑，我知道这只绿头苍蝇迟早会在那里落脚。但它落下时，我居然没有立刻注意到。嗡嗡声停了，它就落在那儿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我的左手慢慢地、很有耐性地、一英寸一英寸地移向电话。我缓缓拿起话筒，轻声说：“请等一下。”

我把话筒轻轻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。那只苍蝇还在那里，发出青绿色的光，充满罪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拍下去。它的残躯飞过半个房间，落到地毯上。我走过去，拎着那只还完整的翅膀，把它丢进废纸篓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我对着话筒说。

“你是侦探马洛先生吗？”对方声音细小，有点儿急促，腔调像个小女孩儿似的。我回答说我是私家侦探马洛先生。

“你怎么收费的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你是要什么样的服务？”

声音更尖了：“这我不能在电话上说。这——这是机密。我得先了解一下，免得去你办公室浪费时间——”

“一天四十块，外加其他开销。也可以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。”

“真是太贵了。”细小的声音说道，“天哪，我可能得花好几百块，但我的薪水却少得可怜，再说——”

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^①《丑角》是意大利作曲家莱翁卡瓦洛（Ruggero Leoncavallo）创作的一部包含序曲的两幕歌剧。

“哦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，就在你的办公大楼的隔壁。”

“你完全可以把打电话的钱省下来，电梯不收费。”

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“你就上来一趟，我们当面谈谈，”我补充道，“如果你的麻烦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，我就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——”

“我得先对你有点了解，”小嗓门儿语气非常坚定，“这件事情非常微妙，也很隐秘，我得小心处理，不能随便跟人说。”

“如果这么棘手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也许你得找个女侦探。”

“老天，我不知道还有女侦探。”片刻停顿，“不过我想女侦探恐怕完全没法子应付。你知道，奥林住的地方龙蛇混杂，马洛先生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那家旅馆的经理实在讨厌得要命，满身酒臭。你喝酒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呃，既然你都提到了——”

“我可不想雇个喝酒的侦探，管他喝多喝少。我甚至连抽烟都不赞成。”

“请问我剥个橙子可以吗？”

电话那一头远远传来尖厉的吸气声。“你说话至少该有点儿绅士风度。”她说。

“那你应该到大学俱乐部试试，”我告诉她，“听说那儿还剩几个绅士，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肯听你的摆布。”我挂断电话。

这一步算是走对了，可惜做得不够彻底。我本该把门锁上，躲到桌子底下去。

2

五分钟后，我用来当接待室的那半边办公室的门铃响起。接着我听到门又被关上，然后便寂静无声了。将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隔开的那扇门半开着。我仔细听了听，断定是有人找错了地方，于是没进门就走了。接着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然后是那种用来代替敲门的咳嗽声。我把脚从书桌上拿下来，站起来向外看去。她就在那儿。不用开口我就知道她是谁。要说有谁长得最不像麦克白夫人^①，那就是她了。她身材娇小匀称，模样拘谨矜持，戴了一副无框眼镜，平滑的棕发梳得一丝不乱。身上的棕色衣服是定做的，肩上垂挂下来的方形皮包看起来显得非常蠢——让人联想到背着急救箱的修女。平滑的棕发上是一顶过早就从母亲那里拿来的绒帽。她没化妆，没擦口红，没戴

① 莎士比亚名剧《麦克白》中的女主角。麦克白夫人唆使其夫弑君篡位。

珠宝。无框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图书管理员。

“哪有像你这样跟人通电话的，”她尖声说，“真不害臊。”

“我的自尊心太强，表现不出害臊的样子。”我说，“进来吧。”我帮她拉着门，然后又帮她拉过一张椅子。

她在椅子边上约两英寸的地方坐了下来。“如果我像那样跟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说话，”她说，“一定会丢了饭碗。他特别讲究我跟病人说话的态度——连对待那种难缠的病人我都得客客气气的。”

“那老兄现在怎么样？自从我那次从车库顶上摔下来之后，就没再见过他。”

她看起来颇为惊讶，神情相当严肃。“哦，你不可能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她稍显贫血的舌尖伸出唇外，像是悄悄地在找什么东西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

“我认识一位叫乔治·朱格史密斯的医生，”我说，“他住在圣罗莎市。”

“噢，不，我说的是艾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，在曼哈顿开业。堪萨斯州的曼哈顿，你知道，不是纽约的曼哈顿。”

“肯定不是同一个朱格史密斯医生。”我说，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要告诉你。”

“只是想看看橱窗，不想买货是吧？”

“你不妨这么说。如果非得把家里的事说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听，我至少有权先问清楚，他是不是一个我能信任的人。”

“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是个可爱而狡猾的小东西？”

1. 圣罗莎市 (Santa Rosa)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。

无框眼镜后头的眼睛发出亮光。“我希望没有。”

我伸手取过烟斗，开始装烟丝。“‘希望’这个词不太准确。”我说，“把那顶帽子扔了，去换一副彩色镜框的时髦眼镜，你知道，那种斜框的、带有东方色彩的——”

“朱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”她很快地说道，然后又问，“你真的这么想吗？”说完，她的脸微微红了那么一点点。

我点上烟斗，在桌子后面吞云吐雾起来，她往后缩了缩。

“如果你雇用我，”我说，“那算是找对人了。没错，我就是现在这副样子。你要是想找个门外汉来办这件事的话，那你就错了。我挂了你的电话，你还是跑来了，看来你确实需要帮助。你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烦心事儿？”

她只是瞪着我看。

“听着，”我说，“你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过来，上回我背《世界年鉴》时，那地方只是个离托皮卡^①不远的小镇，人口一万两千左右。你帮艾尔弗雷德·朱格史密斯医生做事，现在你要找一个叫奥林的人。曼哈顿是个小镇，肯定是。堪萨斯只有五六个地方不是这样的。我现在对你的了解已经够我查出你的祖宗八代了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你想查这个呢？”她有些紧张地问。

“我？”我说，“我才没兴趣呢。我就是听够了别人跟我絮叨过去的事儿。我坐在这儿只是因为我没别的地方可去。我不想工作，我什么也不想要。”

“你话太多了。”

^①托皮卡（Topeka），美国堪萨斯州首府。

“对，”我说，“我的话是太多。寂寞的人就爱说话。不是话太多，就是一声不吭。我们该开始谈正事了吧？你不像会找私家侦探的人，尤其是找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她平静地说，“奥林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暴跳如雷，妈妈也会发火的。我是从电话簿上挑了你的名字——”

“根据什么原则？”我问，“是睁着眼挑的还是闭着眼睛撞上的？”

她瞪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好像我是个怪物似的。“七跟十三。”她镇静地说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马洛有七字母^①，”她解释道，“菲利普·马洛有十三个字母^②，七跟十三配在一起——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几乎咆哮起来。

“欧法梅·奎斯特。”她眯着眼睛，好像快要哭了。她把名字拼出来给我听。“我跟我妈妈住，”她继续说下去，越说越快，好像生怕占用我的时间会要她付钱一样，“我爸爸四年前过世了，他是医生。我哥哥奥林原来也想当外科医生，可他学了两年医就改学工程了。一年前，离家到湾城^③的西加州飞机制造公司工作。他其实没有必要那样做，他在威其塔^④有个很好的工作。我想他大概只是想来加州见识见识，很多人都这样。”

“几乎人人都想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你打算继续戴着这副无框眼镜的话，

① 马洛的英文是 Marlowe。

② 菲利普·马洛的英文是 Philip Marlowe。

③ 湾城 (Bay City)，指旧金山的一个区域。

④ 威其塔 (Wichita)、美国堪萨斯州南部城市。

至少应该表现得与它相配。”

她格格地笑起来，指尖沿着书桌画了条线，眼皮垂着。“你刚才就是说，斜框眼镜戴上看着像东方人？”

“嗯哼。现在来谈奥林吧。我们说到他来加州，也说到他去了湾城。我们能为他做什么？”

她想了一下，皱起眉头。然后她仔细打量我的脸，好像正在下个什么决心。接着她冷不丁地说：“奥林一向定期写信回家，可是他最近六个月只写了两封给妈妈，还有三封给我，而且最后一封还是几个月前收到的。妈妈和我开始担心起来。我现在休假，所以就过来找他。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。”她停了下来。

“你不打算做个笔记吗？”她问。

我哼了一声。

“我还以为侦探都会拿出小记事本做笔记的。”

“笑话由我负责讲，”我说，“你把故事讲好就行。你趁休假的时候过来看他，之后呢？”

“我写信告诉奥林我要来，可是没收到回音。到盐湖城时，我发了一封电报给他，他也没回。所以我只好亲自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。路途遥远，我是坐大巴去的。在湾城，爱达荷街四四九号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重复了一遍地址，但我还是没有写下来。我只是坐在那儿，看着她的眼镜、她平滑的金发、那蠢笨的小帽子、她没抹口红的嘴巴，以及在她的苍白双唇之间出没的舌尖。

“你大概不熟悉湾城，马洛先生。”

“哈，”我说，“我对湾城唯一的了解是，每回去那儿我都得换个新脑筋。要不要我帮你把故事讲完？”

“什——么？”她的眼睛瞪得老大，透过镜片看去，活像从深海鱼缸里看到的那种鱼眼。

“他已经搬家了，”我说，“你不知道他搬到哪儿了。你担心他已经堕落到住在丽晶大酒店顶层的豪华套房，正跟一个穿着长貂皮大衣、喷了古怪香水的什么人同居吧。”

“哦，我的天哪！”

“我用词太粗俗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请别这样说，马洛先生，”最后她说，“奥林绝不会那样做的。如果奥林听到这话，肯定不会放过你，他发起脾气来可是凶得要命。不过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。他住的是一家便宜的寄宿旅馆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经理，他真是个可怕的人。他说奥林几个星期以前搬走了，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，他也不在乎，还说他只想来杯他妈的杜松子酒。我真不明白奥林为什么会住到那种地方去。”

“你刚才说只想来杯他妈的杜松子酒？”

她脸红了。“是那个经理说的话，我只是学他而已。”

“噢，”我说，“继续说下去。”

“呃，我打电话到他工作的地方，西加州公司，你知道。他们说他已经跟其他很多人一样被解雇了，别的就什么都知道了。然后我又到邮局问奥林有没有留下转信地址，但接待的人说按规定，这种资料是不能透露的。于是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清楚，那人说，好吧，如果我是他的妹妹，他就可以帮忙查查看。他查了以后跟我说没有，奥林没有留下转信地址。所以我就开始害怕起来。他可能出了什么意外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找警察帮忙？”

“我不敢找警察。如果我这样做，奥林永远不会原谅我的。他这个

人，就算心情很好的时候，也不容易相处。我们家——”她犹豫了一下，眼睛里似乎泛起一些东西，但她极力掩饰着，她吸了口气说，“我们家不是那种——”

“听着，”我疲惫地说，“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偷了别人的钱包什么的，我是怕他出了车祸失去记忆，或者伤得太重不能说话。”

她直着眼看我，看不出有敬佩的意思。“如果发生那种事情，我们会接到信儿的，”她说，“谁都会在衣袋里放上身份证明。”

“有时候他们除了衣袋什么也没剩下。”

“你是想吓唬我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就算是，显然也没有奏效。我想问问，你到底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她纤长的食指按着嘴唇，然后小心地用舌尖舔了舔手指头。“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，就不必到这儿找你了。你要收多少钱才能帮我找到他？”

我好一阵子没答话，然后说：“你要我单干，不告诉别人？”

“对，我就是要你单独去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嗯。那就得看情况而定，我刚才跟你说过我的收费标准。”

她两手握在一起，捏成一团，放在桌沿上使劲往下压。她的手势是我见过的最单调乏味的。“我以为你是侦探，一定可以马上找到他，”她说，“我出的钱不可能超过二十块，我在这儿得买三餐，得付旅馆的钱，还有回家的火车票钱，而且你知道旅馆都贵得要死，火车上的食物又——”

“你住在哪家旅馆？”

“我——我还是不说的好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